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峯集 總目
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晋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集部五

雲峯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案雲峯集十卷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録據林瀚所作是集序其原本葢二十卷後燬於兵明成化中其七世孫用光八世孫濬乃掇拾散佚編為此本凡襍文七卷附以賦四篇歌詞一篇詩一卷

附以詞三首附録二卷則本傳行狀及贈答題詠詩文也炳文之學一以朱子為宗故其答陳櫟書云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其作草堂學稿序歴舉前代詩人極詞醜詆有云縱追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縱追謝鮑何補於修齊治平葢不措意於文章者然其襍文乃平正醇雅無宋人語録方言皆入筆墨之習其詩雖頗入擊壤集派然

如贈鶴庵相士四言北寺昏鐘廖塢晚烟拜鄂岳王墓濠觀亭贈二齊生諸篇皆不失雅韻殆其天姿本近於詞章故門徑雖殊而性靈時露歟至於古文之中往往間以藻飾如送文公五世孫序云自古及今人家疇無邱墓豈無巢翡翠卧麒麟者與吳草廬書云苔綠滋深而芹香莫采有負先聖先師環綠亭記云睿聖武公七十猶好學德麟年方綠鬢

學當如何以文體論之皆為破律然較諸修言載道毫不修飾者固有間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雲峯集總目　別集類四元

卷一

書

論

卷二

記

卷三

卷八

詩

詩餘

雲峯集卷一

元 胡炳文 撰

書

代族子淀上草廬吳先生求記明經書院書

九月十五日新安後學胡淀謹再拜奉書于司業草廬先生師席是日也文公先生始生之日昔臧榮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是為夫子所生之日婺源文公父母邦禮以義起黎明舍菜竣事復再拜而作是書惟先生其鑒

之淀初謂六經者聖人明天下後世之大經以經天下萬世者也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六經未作六經之理在天地化育中在聖賢事業中六經既作天地萬物之藴聖賢之心之事業又在六經中三代以上經未全而經之道行秦火而後經不全而經之道彌破至明道實元間安定先生始教人明經學然後為士者稍知經有體有用既而明於伊洛大明於我新安經非不明也然學者淪於舊習非絶類離倫以為高則以希世取寵而安

於甲於是經學始若無用於天下近年以來科舉未興學者但知臨晉帖誦晚唐詩筆迹聲氣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漫不知經學為何事淀新安晚出於道未有通曉然自我明經翁以來十四世矣經學之晦也不能不朝夕以為憂輒不自量創書院扁曰明經三年始底于成告于有司又三年始從所請延明師膳養講肄日以為常遠近來者如歸踰年科舉詔下新班第一塲明經題書院是扁若逆知天意而為之者天相斯文其在茲

乎然非大手筆記恐無以詔方來傳永遠也仰惟先生道高而器弘經明而文古監學坐臯比天下士皆想慕其風采及幡然而來又莫不欽仰其德義易講所傳僅一二如明闔闢往來如神物分合之妙明經如此眞可謂明經也記我明經微先生其誰歸欲望師慈特揮名筆發六經全體大用之妙俾學士有所覺悟一掃舊習可以繼絶學可以開太平經遂不為無用於天下其所關豈淺淺哉創造緣由幷族父炳文上梁文謹用拜呈

侑書以幣深虞輶瀆惟師慈其采納焉

與草廬吴先生書

某年月日新安後學胡炳文謹齋沐奉書于司業草廬先生閣下嘗謂天地間無非道六經之文所以載道者也必有人為之宗主然後斯道始有所託而明經之學傳焉自濂洛關閩以來鮮其人矣仰惟閣下襟懷風清而月白度量春育而海涵以作人才明經學為第一義惟兹書院之設㸃效其力炳文效其謀辛勤十餘年乃

成成亦既十餘年矣不幸淀已死臨絶以此事為囑其志蓋可尚而亦深可悲也其規則田三之二為春秋丁祭山長俸給三之一開義學蓋恐山長未必皆能兼訓導姑徇其名以期永久而義學則敦其實也淀之弟澄所捐田五十畝專開小學以訓鄉族子弟大學則生徒不拘遠近行供不拘員數炳文迂踈無似自創造以來有厚幣來聘者不往家事叢脞不問道一山長任满幾十年不調每歲正月之首人事往還數日十二月之尾

有事于先大宰三百六旬暇不過十餘日孜孜矻矻相與講求經學旦夕不輟寒暑不渝惟四五月間脚氣間發亦力病不敢怠忘實以學者多自遠來炳文不如是懼或廢弛有負死生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炳文不如是懼或如他學院沿緣滋深而芹香莫采有負先聖先師又不特如是也平日所以讀書懼或遺忘思之思之或夜分不能寐嘗為易啓蒙通義又嘗集諸家易解有合本義者為通釋又嘗為六文反對論及二體相易論凡

六十篇皆已成書又嘗以四書纂疏及集成所紀或失之泛或失之舛不自量為會其同而辨其異名曰四書通旨長文未脫藁更一年當可就也以上諸書必將求經閣下訂定然後敢以示人如蔡氏書傳當時不有子朱子後世安知有蔡氏哉本義通釋則郭文卿守浮梁時為刋其半出之太早炳文今悔之無及也刋本今以呈似中有繆戾閣下削之繩之幸甚幸甚是書嘗蒙薦剡獎許備極謂炳文能沉潛往聖之書能發揮先儒之

論炳文用是愈加鞭策惟懼不能沉潛惟懼無所發揮以負知己又謂後學裹糧而受業者甚衆莫不温厚典雅而知其為炳文之弟子用是諸生愈砥礪惟懼其或不温厚或不典雅以負知己獨念柳子厚云人生少有六七十者炳文今七十矣知復有幾寒暑在人間百念灰冷一無所求惟了書院一事死可無恨不然成于今或毀于後後之人必怨炳文詈炳文曰炳文之於閣下辱知之深愛之厚如此閣下之學非記誦詞章之學而

本於經者如此閤下之政非簿書期會之政而本於敎者如此其所以為敎又皆本於經如此當時可言不一言而書院乃今至於如此炳文之罪將奚以自贖哉此炳文之所深懼而深有望於閤下者也緣淀之家自執民役非有規避炳文老而喜學又自喜以教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盖謂之明經而有所為為之非眞能明經者矣倘俾自今以往書院成緒不致曠墜諸生書聲不致泯歇循明經之名責明經之實他日安知無明體

適用者出焉安知其無能繼絶學開太平者出焉學惟明經則有本有本則用無窮是閣下之有德於學者無窮也炳文齋沐而後拜此其事核其辭信其情眞其皈依拳切惟閣下念之念之再拜

與紫巖汪先生宗臣書一

炳文頓首拜覆紫巖老先生尊右炳文之生也後老先生二十歲自少至長得侍尊誨為最密壯以後去侍側為稍疎至老益疎矣每朋友往還輙詢尊履知起居康

勝知山中自教子孫詩書之味甚適道德之趣甚長私心甚以為慰然則迹雖疎而心固未嘗疎也所恨者十數年來老成凋謝斯文碩果如老先生者不一二人而不得以時造請殫五十年心力四書周易等書雖不過發明朱子之說不能就正有道此為大不滿耳老先生年將百歲而有七十歲之子五十歲之孫曾孫年近三十且又見玄孫書聲滿家彩衣五世祖見孫而及見孫之孫孫養祖而逌養祖之祖端為吾新安盛事如炳文

者年將八十詩書未嘗頃刻釋手自笑頭如雪而讀書之眼猶如月也吾二老者何時一小集相與劇談別後欲言者今年姪孫存得館門牆炳文喜甚歸得尊翰又喜甚書中言及新安後續志炳文實不與聞已未年太守朱自齋相聘至郡洪潛夫為此事已成炳文不復有所為尊製文公賛之類及老先生疇昔踐履皆當書入為己之學素不求人知以致遺逸為可恨然此書可恨者不特此也姪孫存稍可敎倘以炳文故造就之幸甚

幸甚

二

炳文伏拜尊翰於積仰中感喜可知也示教史評尤仞
不鄙此去畫長專當詳玩然後一一拜答不然則恐如
文公先生所謂非用甚許多工夫亦看甚底不出以是
不敢自欺亦不敢輙以欺百歲之老儒也姪孫每歸必
道老先生獎借訓誘之意極感極感其再歸也能復賜
教一二尤幸尤幸前者未能細客拜讀而又有所請似

乎不情然炳文好學之心實是不倦惟老先生其俯教之炳文臨楮不勝拳拳即辰春氣方深伏干為斯文自壽不備

三

前月十八日令孫惠訪袖示尊墨披誦再三愛我教我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欣感可知令孫粹然如玉綽有祖風亹亹譚論令人聽之忘倦於是益歎炳文豚犬之不肖耳惟是之日炳文不在明經比炳文歸也令孫已

回絲侍以故不及拜答炳文過矣中間一一處皆不能滿我之意炳文又過矣叢是二者而誅之將何辭所恃者大度有容交情有舊照以心必不坐以罪茲恃尊愛僭有申覆令孫留敝曲時常與舍姪玉山云先生寓處有兩館端可圖也炳文聞之甚喜於是遣兩姪孫詣下求推轂之賜姪孫一名宗學字季行一名申字子成皆性純而敏屢年館于外區區欲其朝夕得侍典刑發明四書當月異而歲不同以是故拳拳焉惟先生其進而

造之炳文幸甚幸甚何時會晤得旣所欲尤幸尤幸燈下拜此言不能盡乍寒伏祈為斯文自壽不備

與古逸汪先生炎昶書

炳文一别三十秋每有還往者輒詢起居何如有謁侍下者必囑其道炳文拳拳瞻遡之意蓋以年來老成凋謝時文愈盛而古學寖衰能如執事沈浸醲郁於文公之學者百無一二其欲一見以剖胸中之積疑以發言外之妙趣事不可得姪孫歸自館中迺承書教其為感

喜當何如也其再歸時執事所註四書倘不鄙肯示教一二尤幸臨楮不勝拳切之至炳文年雖耄讀書之眼尚能認細字問學晨昏不廢每清晨必焚香告天曰稽首蒼旻一日苟存願存一日好心願為一日好人區區以為老境愈當脩謹纔頃刻放失便非人矣近日於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工夫方就匆匆未能寫出求是正尚俟他日即辰春意方濃伏冀珍嗇為斯文自壽不備

答敬存胡先生初翁書

炳文前月族姪玉湖來承書教感喜交并浮梁策問必出吳可堂之手十年前鄠文卿為守時曾相聘至彼可堂謂左揲掛一右亦掛一炳文答之曰如此則不是象二自是象四矣可堂堅守其說不肯改其僻也如此無奈之何置之勿言可也炳文今兹之來深悔不如閣下不出山之為高精神敝於應酬殊為無益南山墓銘蒙見示尤感其子之孝如此殊可敬也冗中勉為闕詩姑以塞來意不能發幽光萬分一此間除山村外以詩鳴

者少他方有名公到此當為求之戴兄索還甚急不能詳述衷曲且此申覆餘容嗣既新寒伏乞為斯文自壽不備

繳銘文還查文書

荐壓書教足見昆仲拳拳然有不忍死其親之心勉強遵依但其中用意處亦有不可不知者當畧道之一則炳文於府尊既有雅中之契於梅趣翁既稱之曰先生則於府尊只合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是也蓋如此

乃見親密之意稱君者同而稱字者元賓所獨也一則意謂查氏自待制公以孝聞天下繼之以諱經者居喪之孝又繼之以梅趣翁之孝至府尊誠有繼志述事之孝所以末結之曰查氏孝善之澤未艾也至若銘文則首八字炳文自以為能畫出叔晦眞像第三句從叔晦字上說第四句一嗇字非止謂嗇於財也坡仙自以為平生受用此一字蓋嗇言語嗇報用嗇精神其中自有綽然餘裕者存焉後四句謂其平生受用心箴故生也

能葆此靈光死也猶如高秋月白乍看者以為太過殊不知炳文之所見梅趣翁與叔晦父子相傳此心視世之曰胡仲虎眞知我者价回亟此申覆殊愧草草

答定宇陳先生櫟幷辭求遺逸詔

雨中有客來訪欒香滿袖隨出台緘見示再三復之如親聆欒誨不翅也喜極感極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今能使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皆家傳而人習斯道一大幸也炳文之喜又當何如予老矣欲

出而應自覺詩書之味長功名之念泠且有負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焉之文體當一變庶可為後學矜式在先生輩恐有不能辭其責者何當胥晤相與細商之也昌黎所謂惟吾崔君一人而已者先生亦未宜多遜承委考評近邀石潭董友來為銓次董名秀實年六十餘舊嘗代入太學請鄉舉吾輩似此不多見也全榜錄呈六伯卷中僅取三十有九而先生所發至者已中其四預賞者三姪孫宗學亦復居亞有開必先是足為鄉試之

識矣近者饒郡王友希旦以二文字來求評炳文各為作一篇謾寫呈似蘭叟回千萬賜以台翰庶慰拳拳齋會後自當遣人報捷或者台車不屑一來則又幸幸也天氣清和猶未甚熱不知執事者以為如何炳文脚氣發作拜字殊覺不謹胸中欲言何限不能吐萬分一春季闕呈未閒乞倍加珍嗇以需魁擢不備韓昌黎與崔羣書有云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純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而已

二

炳文前月半間常奉書相荅且再四囑之伯敬毋致浮沉今未審已徹尊覽否惟是一時草率深虞不謹老先生恕之可也玆因族家遣人取齋心聞之已更深矣老眼燈前愈覺昏花拜此彌覺潦草然有此的便坐失之又不可所以前書請教切干一一批示求借老先生所著四書就付齋心以來尤幸尤幸或簡帙重大權且教以庸學亦可緣炳文僭越為通旨一書必欲得老先生者附于諸家之列切乞勿外炳文不得以時參請是自

棄也幸而族家託眷名閥往還不乏尚干因風賜教有以鞭其不逮是所願望或者台車不賜鄙斥惠然為諸生一來尤所願也臨楮不勝拳切時菊將開伏干為晚節自重不備九月初四燈下炳文頓首再拜

三　求考評試卷

炳文頓首再拜定宇先生尊右伏自體仁堂相與問答後不貢起居問者餘兩載暨明經小試乃沐書教留之几格每一展玩如坐春風中喜可知也此試應者甚衆

司評實難其人蓋能明一經者有之兼明經者甚不多見士林公論皆以為未有如老先生者庸是玉湖總管特令拜此申懇切干留聽蒙所發二十餘卷若有可魁不必嫌疑初應舉子未有非之者況此小試不過觀諸生之優劣有何疑焉如必以此為嫌乞存此二十餘卷炳文自當銓次以附于先生所評之中卷子見此發去便乞過目仲春闕　玉湖自得專緘以請以謝其詳託賓暘面禀切干勿外未間伏丐為斯文珍重不備

四

炳文𨒪者草草上狀深虞不謹先生非惟不督過之且諄勤賜以回翰讀之再四愧感愧感惟是玉湖皈倚之故胡辱峻却如此且先生嘗為醉經題品者再獨不能一為明經示教乎玉湖特特拜書萬告留聽竢考評畢又得拜書以請炳文不勝至禱外去歲賓賜之來僭以通釋為餽不知過沐賜之尊覽炳文思之有二罪先是不能上求是正而遽爾公傳過之一也及賓賜回侍時

不及拜書請教二也宇宙間未有之竒書斯言謂之戲之則可耳不敢當不敢當缺二板當俟後便印去其所望於老先生者或一字之謬或一語之愆悉望指示一語聞則一病瘳炳文非護疾忌醫者楮有限伏乞尊悉不備

五

炳文伏自初夏辱尊翰念欲奉書以報乏便未果賓暘來甚喜謂此便最的暨其歸也又莫知之以故凡欲言

者鬱鬱不得吐然而尊仰即不昕夕間也此月荐承教墨謹書逐一拜復于左

一承問曰本義乾九二剛健中正莫是剛健得中誤筆作中正如何炳文答曰凡言九五剛健中正六二柔順中正易之正例也乾九二剛健中正變例也程子曰中重於正正有不中中無不正本義蓋取諸此然又非特程子意也爻之為九二者凡三十有二乾九二其始也未濟九二其終也未濟云云非正也夫子曰中以行正

況乾六爻皆言聖人事九二龍德正中本義以剛健中正許之恐非誤也尊見以為非是乞批教

一承問曰九三爻下云云炳文答曰按本義云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此全是觧厲之一字蓋以三之地位言其有厲之象也乾本是剛之純建之至九三居上下乾之間又以剛居剛性體剛健所以有乾乾而惕之象也三之性體如此而其地又如此故有乾乾之象有惕之象有厲之象本義於爻只得揔

此三句而言之於屬有絶句正自不相關也尊見以為是否乞批教

一炳文生後於先生一年體力倦甚兼有足疾尊翰所謂聞道之不深信道之不篤者政為炳文發僭越作本義通釋外嘗為啓蒙通釋義又嘗為六爻反對論及二體相易論凡五十八篇并序六十篇但未得求正於有道常以為恨年來老成凋謝異郡有㚖初異縣有先生不得以時參請如之何如之何外又見四書纂䟽及集

成多又差繆於是自為一書名之曰四書通旨較之集成又添得數家恨不得先生發明編入一家倘有的便示教幸幸如沐不外且乞示庸學容以次請領也炳文至祝至祝

一明經課文凡自藻鑒揭曉後遠朋競求觀錄莫不嗟然嘆曰年將七十而所評諸卷自首迄尾蠅頭細字批過何其眼力之老而明如此也是是非非無一字差前前後後無一卷舛何其心力之精且健如此也使鄉

試會試有考官如此何患無奇才者出邪公論如此非炳文一人之私此等處政自用護之一字不得炳文不敢也

一預賞姓名經疑第一吳性初鄉閭羅田人胡敬存高弟亦嘗從遊于炳文第二胡德宏炳文姪孫也向者所取醉經兩次魁選即其人第三王鷚仲儀之子也第四五六陳子文金復初朱升第七胡仁壽炳文曾姪孫第八程興賢第九孫祖皆鄉閭人第十王伯翥德輿人第

十一俞閶此郤饒州老儒王棻初之筆去年饒有課試卷子極多炳文司評此先生書易居魁亞其人可知矣今先生批其一問云所見端的與區區寫註疏者不同二問云非有所見不能合二章而一之於是知炳文所見與先生畧同私自以為喜王希旦名棻初饒州德興人易學摘編

一經義前四名皆從遊于明經者一易二書皆王祖錫雙溪七世孫三禮記胡仁壽即醉經所取記魁者即今所取經疑第七而賦第三者四胡德宏詩即今經疑第

二者五金復初春秋六張國瑞易明經人七金升祖八葉大有九陳埜十俞叔廣即炳文前所謂王葵初之作也

一賦吳性初又第一夏德廣第二葵初之友胡伯靜第三伯靜仁壽之字也四李明通德興人五朱斌生浮田人餘不能盡錄

一賞性通釋未有紙可印今玉湖已買得紙矣不數日間送去

一僊鄉所發卷子炳文恐尊見以為疑故有撥出此數卷之說今考評至公至明有何可議者詳觀陳子文及朱兄經疑雖置魁亦可也前在郡庠得觀朱兄之文懼其失之太多今能簡淨如此可喜可喜有王某者云此兄欲來訪果然尤幸尤幸

一所取真如秤上稱過銖兩不差但經疑第一中有二句云曰時者自艮卦時止時行得之曰權者自巽以行權得之炳文未免僭越為除去此二句葢謂權者孟子

意自夫子而得之可也若時中與時止時行皆夫子意
雖是小疵要必去方為無瑕之玉況此篇無此二句文
意正自足未審尊見以為如何乞報下為幸
一秋高氣清倘蒙先生不賜外鄙特與降臨書院炳文
當深衣率諸生立舘下以聽文公玉山之講以聽象山
白鹿之講亦斯文一大幸也玉湖之意於先生甚拳拳
特令炳文拜此以請惟先生惠然肯來幸甚幸甚炳文
下情不勝顒俟之至

一炳文每得尊墨愧汗如洗炳文拜答此書欲謹而率
蓋體倦不覺其字之欹斜眼花不覺其字之大而潦草
惟先生矜而恕之則可不然責之炳文將何辭炳文臨
楮不勝至懇
一尊墨已呈之玉湖仲儀皆同此附起居敬明經諸生
見炳文作此書有望先生俯臨之意皆預為欣躍惟先
生惠然幸甚幸甚涼意方新伏望為斯文自壽并千尊
照不備八月十三日炳文頓首拜覆

論

二十四氣論

或問歷二十四氣之說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為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為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聲非矣每月有節氣

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一年四立即是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是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歴志驚蟄在正月中註今作雨

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水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為露為霜雪皆是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為暑之始也況天一生水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歷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蟄今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歷獨指清明風為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清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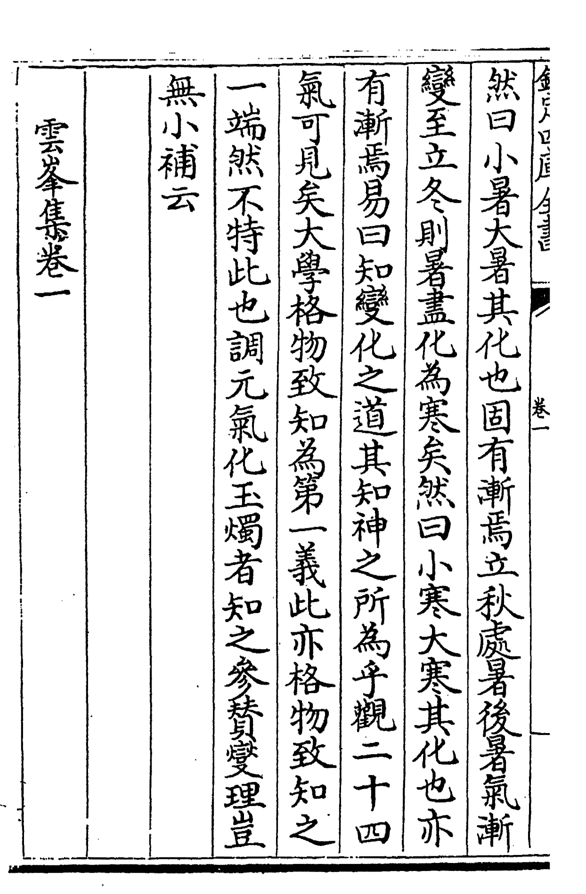
萬物齊乎巽巽為風也巽曰潔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清明有潔之義律歴亦有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稲人掌稼下地註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歴志穀雨註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葢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為冬至小滿後隂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

謂之𤀌者姤初羸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羸喻其小蹢躅喻其𤀌霜喻其小堅冰喻其𤀌易言於一隂既生之後歴言於一隂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有大雪此但有小𤀌無大𤀌意可知矣至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但指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冀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之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

穀頴垂金氣剛故麥頴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為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詞也陰陽沖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於大也由小而馴

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為大然則未至於極則猶為小也小大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曰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為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為露露由白

而後寒霜之後為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曰小寒大寒亦猶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為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為大寒豳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言農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盡化為暑矣



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為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為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格物致知為第一義此亦格物致知之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化玉燭者知之參贊燮理豈無小補云

雲峯集卷一

雲峯集卷二

元 胡炳文 撰

記

鄉賢祠記

歙婺源為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賢祠復並祀二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魯公族河南實吾新安黄墩忠壯公後也忠壯公諱靈洗仕梁陳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有功德于民配大享南史有

傳宋號世忠廟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王新安志叙先
達第一謹按程叔子撰明道純公行狀河南之程出自
中山博野又按歐陽公撰程文簡公父冀國公元白神
道碑銘中山博野之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太中
公諱珦為兄弟如此則新安為河南所出何疑哉或曰
朱子自書新安程子不書者何蓋由新安而建寧一世
而近故書由新安而河南凡二十餘世中間遷徙不常
故不得獨書然程子可不書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

書程子是譜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孟子非闕典與近有為道統之說者曰聖賢之生天地氣化相為循環冀在北岐周在西魯在東舂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絶續天也自北而南迭生聖賢以續道統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朱之學行天下溥海内外遐陬僻壤猶有學其學者況茲大好山水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崑崙也哉此鄉賢祠之所由作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

新安之士當以之祠成於泰定甲子發其議者州學賓前兩貢補生京學諭草庭程公芮新主之者提學官太守史奉議光祖記之者胡炳文書之者王儀皆州人也

遊鍾山記

江以南形勝無如昇鍾山又昇最勝處予至昇首過上元謁明道先生祠禮畢即度關遊山夾路松陰亘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荆公宅之捐為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

出入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奪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塔邊有軒名木末覆㠀之下天籟徐鳴浮嵐暖翠可俯而挹下有羲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叢葦間徑陋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絶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語多不經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堀壘忽敞平原脩篁老檜萬緑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

聲又行數里休于觀音亭其旁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汩汩至亭下則困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陞磴六七里至小椒鉅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鷺洲眇不知在何許但覺繚白縈青隱見煙霞間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間曠無人處六朝故宫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能咫浪楫風帆想數十里遥矣蟠龍踞虎亘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黃旗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久之下

山至七佛菴白雲淒潤翳壒不來一僧噓石爐灰點鬚
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容質木絶不與
前寺僧類聞其下有猛公菴子文廟山水稍奇麗窣為
事神若佛者家焉予不復往欲訪草堂猿鶴莫得其處
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兩袂如飛山僧
迎于門欲設予供予力辭亟入關復至明道精舍少憩
而歸因唶唶曰昇自紫髯翁以來幾興衰矣眼前花草
無復當時光景伯子春風千載猶將見之至若熙寧相

業非不焯焯然炫人耳目迄不如主上元簿者復祠于學何哉欣慨交集遂為之記同遊者王士晦黄元卿茅安上饒林畔

遊汀社壇記

社古禮也壇而不屋因地所宜木為主今庶民之社往往多繪事於家屋而不壇非古繪一皓首厖眉者尊稱之曰社公而以老媪媲之寢非古矣滸汀張公泰宇因見文公所述政和禮儀取舊所繪焚之於是就汀中印

墩築壇北向以石為主環植嘉樹前為屋四楹備風雨捐秫田二畆共祭酒社制之古畧見于今且將使家敦孝悌崇禮遜熈熈然相與為太平之民非惟復社制之古且復人心之古泰宇賢矣哉泰宇名起鳳今年七十有四記之者同郡胡炳文也長泰宇五歲泰定戊辰正月記

思菴記

凡廬於親墓者所以致其思玉淵程公墓距環溪一里

子萬善築菴亦名曰思以予與公斯文交知公詳且信
請予記予曰子之思當以異乎人之子之思者矣公年
後予一紀敏學予莫能及幼即自念曰吾上世於予朱
子為内弟講學至老不輟予弗力于箕裘將何以世吾
家昕夕劬書習易與春秋為文汪洋閎肆落筆數千言
不能休果堂李公竒其文以女妻之公之行不波以同
不崖以異不殊馬丞相所以誌果堂者居家孝於親處
鄉里婣族誼以慈待朋友信而慤今没三十餘年每論

文輒思之不能忘而況其族里又況其子哉人子能竭其無窮之思不能報無窮之天其所以思之者將如之何其思之哉祭義思有五末思其所嗜最切公性淡泊於外物一無所嗜惟嗜學而已子與孫思公不得見則亦惟有學公之學而已窮經所以致用立身可以顯揚孝與學字皆從子人子之學即所以學為人子者但孝貴永思永則不匱學在近思近則不泛仰而思愈深愈遠反而思愈近愈切思菴之思其諸異乎人之子之思

歟松楸彌望公墳在前公如有知必然吾言公諱良金

天歴三年二月朔契家生胡炳文記

隨齋記

齋名隨隨我志也乙亥三月舊廬燬老幼無所於居隨力創小屋二間而其時瓦價甚翔拾完瓦得數千覆其左餘莫克遺于成遂茨其右左宜隩處月明風清又不如右之踈暢得以遊目遣懷也故床几或左或右未免隨寒暑燥濕為之轉徙焉屋三隅有隙地袤不丈尋或

樹以桑果或蔬以菘韭隨宜奉雙親莫時得甘旨菽水
盡歡隨分有過我者相與分席而坐談近詩商畧古今
人物雖久不厭或厭貧賤不予顧亦不强邀以來隨人
夜漏下未二三刻胥徒呌嚚禁燈戢行甚嚴予不復課
夜讀日曛則扃柴門闇坐隨時客問天下事如何予咄
咄不敢出諸口隨天有誅之仕曰金貂銀菟趨者爛倒
子求一北道主人緤籍薦進之所易易爾大丈夫志四
方胡恐俱草木以腐予大笑不答隨我我雲峯老人胡

炳文也是為記

初齋記

泰山徐晟字子初受易於予將歸拜而請曰齋名初先生所命也願發之以易庶朝夕觀覽如在先生側予嘉其意為之言曰易六位時成第一畫不言一而言初謹其幾之萌也乾則謹其陽之在下坤則謹乎陰之始凝也今夫日晝夜隨天行無須刻停厥初出地旦氣清明今夫水來而不窮流而不盈泉出之初至靜至清今夫

木帝出乎震欣欣向榮而其初也蟠根之固由地中生吾復吾初在乎意誠崇吾尊爵而不汩於情竇我靈龜而不役於形獨行乎素履之顧麗澤乎和兌之明昭於晉育於蒙積於升出而棟明堂基太平初之明將麗乎午天初之泉將達乎四溟初之木亦將可凌高寒而蔽廣庭矣矧吾子初青春茂齡良馬之逐天衢之亨可不日閑輿衛而致謹於出門第一程哉

明復齋記

友人王敏夫以明復名其書室請記於予予曰子學易盡稽之易復造化陰靜而陽動世亂而治吾道屈而伸無有極而不復者然必曰七日復由乎數人善端有時發見亦無有不可復也復之由乎學論語大學第一章首揭一學字子朱子謂明善而復其初皆因學言復性本善學以明其善心本明學以明其明不失無復不學不能復然古今之學有三曰吾儒之學曰訓詁之學曰詞章之學漢專門尚訓詁註盡聖賢千言萬語於身心

無纖毫益唐科舉詞章則枝葉愈繁本根愈失而去道愈遠矣惜不知我得於天者何物復初九所謂不遠復者何事純粹至善也而吾自汨其初之性虛靈不昧也而吾自昏其初之心其為學非徒無益而已也然則古之儒者學焉惟在乎復後世記誦詞章非不學焉而不能復學而復是謂内學學而不能復是謂外學内學可達於外外學無益於内心有内外之異而學係之而世道係之善學者於此宜知所擇敏夫性醇學篤復卦之

旨盖毖聞之以此名齋其自警也甚嚴矣尚亦究其所知而力行之也哉

存誠堂記

鄉人余賢父歸自番昌溪手詩文一卷告予曰有士彭元濟欲親拜文席求正疾弗果其堂扁曰存誠欲求記再拜託致懇于左右予嘉其志遂為之說曰誠之説始商書備中庸乾九二文言曰中曰庸曰誠子思因之誠未易言存誠未易能漢儒無有能識此字者宋李邦直

以為不欺徐仲車以為不息子程子始曰無妄子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說始定誠豈易言哉彭君能以聖賢之言深體而力行之不為口耳文字之習必始終表裏如一則誠庶幾乎存而斯堂之扁不虛矣彭君勗哉

體仁堂記

歙名醫道川程公字其子與京藥室曰體仁徵予記甚勤予曰醫仁術也請以醫喻六脉心在左手寸為第一

宜洪大體宜靜仁人心也體靜而用洪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故藥於杏桃薏苡郁李栢子之類用其心亦名曰仁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藥不用穀而用穀之蘖或麥蘖蘖取其發猶仁之端人參似人身者最神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深體味之可見彼痿痺者身非其身矣孔門問仁者多有病樊遲鄙病在不洪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司馬躁病在不靜夫子如大醫王隨病與藥語仲弓是滋養法語顏子是攻治法病根悉拔元氣自還

諸子受針砭各異頂門一針惟顏能受之大抵藥宜眞
言色稍涉偽非仁六陳外宜新學不濯去舊見非仁脉
證分陰陽表裏心不嚴内外賔主之分非仁元氣貫注
四肢一毫虧一息滯即是病是故此心全體而不息乃
謂之仁如與京醫既十七世而又軫之邃劑之精病在
人視之如在已是謂體之深又能表裏始終無一點規
利意是謂體之全而全體又不息吾此體即此仁不待
體乾之仁是謂仁之至與京四世祖克菴先生於子朱

子為内外兄弟其家學所漸蓋不當但以醫名也故為之記

四勿齋記

族孫孟成連年館歙為其主人鄭氏知遠求四勿齋記予曰記在程子箴中知遠請不懈益勤程子年十六作顔子好學論謂其學在於正其心養其性後作是箴亦復舉心與性言之虚言心之體動言心之用槩言天命之性習言氣質之性互見也顔子四勿之功渾然天理

之心勿為私欲勝也本然天命之性勿為氣質勝也物欲本心之賊氣偏本性之讎大將旗一麾三軍用命賊讎退聽然則勿也者非吾方寸所以為將而耳目口體之所以從令者乎或謂聽箴似無工夫殊不知視之敵在前聽之敵左右前後皆可入離為目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坎為耳明在内非知於内其不為外之所誘者鮮矣言禁其外之邪妄者以不失其内之静專者誠之於思者内無妄動守之於為者外毋輕動四

勿皆制於外之事然先覺内之知止以制於外哲人内之思誠不待制之於外此又程子微意之所在也知遠以此名齋篤教其子好學不倦誠有志於學顔子之學者故予為發程子之箴而為之記

靜春齋記

濟南程光道學易於予予扁其讀易之堂曰靜春而光道復請予記之予按程子所謂靜中春意者匪徒見春之時而見四時之皆春也匪徒見春之在天地萬物者

而自有見於吾心中之春也大造無言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至靜中無窮春意常人之心膠膠擾擾雖在春風中而不見其所以為春者猶與人終日交識其面未識其心也無極太極心之本體無思無為其本恒靜天地萬物之春皆出乎此而人往往自以動失之予嘗論太極圖通書與中庸相表裏太極生生春意何窮圖說主靜通書終之以蒙與艮即中庸所謂淵淵浩浩皆自大本中出而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際主靜工夫始終具

焉及其静之極而無聲無臭之天即吾無思無為之易即吾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天下自平静之功用淵且宏矣光道誠能沉潛吾易蒙之山下出泉吾之静而清也艮之兼山吾之静而光明也窓前之草川上之花至前之梅皆吾之静而無静也然伯子終日静坐猶泥塑從之游者如坐春風中叔子瞑目無言當時立門外尺雪者與坐春風無異何也天地萬物之春固在光風駘蕩中而

未嘗不可見之風雪凌厲之際也春無迹見不以目非闇然自修如佩韋晦木者孰能自然有見於此哉尤道性靜可語學予故告之以此復書而為之記

琴琅玕記

竹在植物中得扶輿清勁之氣為多玉與琴聲極清韶堂下樂不敢與之齒此昔人特以琅玕名竹或以名琴而吾友子竪環其居數千竿予每造之清風露氣灑灑襲人時則琴未聲也吾已領琴之趣矣坐定焚香為予

一再鼓之子猷心事指下歷歷可見曲中遺韻凝在林端未幾劃然笑戛然鳴又若聲應而氣求者予嘗評之二物頗類有道而人或莫之如氣恒清人旦晝莫如其夜味恒淡道義之交變以勢利而移心恒虛人之不梏於欲者罕矣翁居常對竹作吾伊聲倦或枕書以臥起或三四弄或一鼓輙罷讀書或對客作文字飲或後園延花樹或花下弄諸孫世間榮利殆無足以干之者翁眞有道之士乎哉之二者受翁之知以故供翁吟弄久

盆不厭世非無所於竹者㝡次且自無風月荃蕙為茅琴亦復作鄭衛聲竹琅玕琴不復琅玕矣非琴之不復琅玕也人琴其琴而不琅玕其琴也嗚呼此所以憮然思翁而三嘅也翁嘗命子京從予游彼竹之孫猶冀其日峻月茂淩厲風雲未已也子京勉乎哉

環綠亭記

浙東都元帥本齋王公為汪子英扁其亭曰環綠子英没其子德麟述其父作亭之顛末王公所以名其亭之

意屬予作文記之予嘉其意為之言曰穹壤間美景無限在人受用如何耳斯亭也溪山竹樹萬緑森然一覽在目好天良夕肅賔友觴詠其間樽中之緑與溪山相映至足樂也其庶不負斯亭乎雖然末也亭與泮水為鄰有藻有芹有茅春波漾緑大有可采能采采不已其樂有浮于觴詠者矣雖然猶末也窻外竹色侵書帙几上竹簡光浮試取緑竹詩歌之睿聖武公九十猶好學德繗年方緑鬢學當如何況今有科舉又有儒吏科倘

昆仲能知好學異日各取恩袍以為親榮萱花在堂環綠在側以副王公名亭之意子其勉之是為記至順元年春三月吉旦雲峯胡炳文記

水流花間亭記

水流花間者桃源潘氏燕息之亭子温繼其祖玉成翁之志為之也度圃規池栽花蒔竹紅香綠蔭俯瞰清溪春有崇桃明霞炫晝夏有淨植香動涼颸秋有天香古桂晚節寒花花凡數十種多異品冬則寒梅欲蕋春蘭

已芽造化循環生生之妙可見也他凡奇芳珍卉四時之花不同而一水恒流其間流者自流非有意於花之開開者自開亦何心於水之流適然有相值之機悠然有相得之趣雖自形自色而若相應相求者子温讀書之暇侍父叔昆從或偕賔友相羊其間景與心會至樂之味當有未易以言喻者然水有源花有本方其涓涓始流固已欣欣向榮其流也愈不息其生也愈不窮蓋花之本由水以生而其末皆水之澤也子温於此有所

思焉感慨係之矣玉成翁以勤儉起家以詩書廸後子温天質峻茂加之學殖以培其根以達其支以暢其華以無負源頭生生之造其為繼志固有大於此者矣子温勗哉

深秀樓記

深秀者桂軒呂君以名其燕息之樓也樓在兩山間左石峭壁雄峙若不相讓迫遽廻合勢如拱揖前三峯誇奇競秀又若自獻於茲樓者太守東平史公為扁其顔

且徵記於予予按呂氏世家澧溪之上比屋而居族大以蕃君性喜靜遷居山中有年矣今又自其居深入數十弓剷荅翳鑿孱巖中起巍樓翼以華屋畫棟朱甍與穹谷嵁巖相為輝映蒼筠怪木珍卉竒芳環繞幽遐一覽在目塵囂不入清風自生花香禽弄四時恒有幽趣君於兹樓之勝葢有不徒取其秀而取其深者矣詞華非不足多而根本之培當不淺才氣非不足尚而道德之味貴有餘君其能攬山川之深秀而為胷中之邱壑

者乎是宜為之記矣

中齋記

中齋者高君仲達以扁其讀書之所也客有難者曰此一字勲華以相授受玄聖以為德之至紫陽夫子以為天下之理無復加仲達取以名齋不過乎予曰何人無此何時無此何事無此何人之心無此即吾天然自有者名吾齋奚其過況高氏自汴遷杭緗素相傳不知幾葉仲達之先大父號益齋蓋有得於益三四二爻之吉

父聲甫科舉未興時嘗命仲達曰古者儒皆可吏吏無非儒爾其以儒飾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時曁科舉行仲達呼其子立本命之曰我家自秘丞公以進士出身代不乏人一脉斯文罔俾今不承于古汝其學焉以襲世科以繩祖武前後授受之言若不同彼一時此一時皆為不失隨時之義者仲達嘗為歙典史歙人德之今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都吏目數十路之士德之儒臺楊公清正嚴敬於人少許可仲達獨得見之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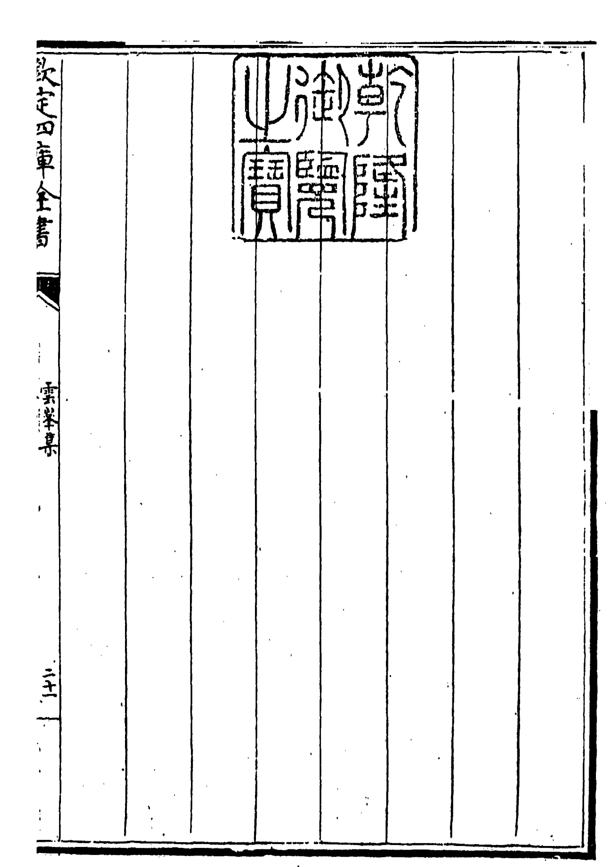
為人與人交不傲不諂平居食服不陋不侈性不嗜飲而好以觴客表表然為吏師而汲汲然教子為儒以此名齋蓋欲常目在之而用功於動靜語默之間求以不失乎此爾客以為過得非客之言過歟客又難曰子為中齋記終始不及所謂中獨冀其用力於動靜云為若何予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不在動靜云為敢問中在何處客不能答遂書以記

宏山庵祠堂記

宏山有庵庵有祠銅川胡氏有初也歙婺源考水胡為著姓唐明經為之初明經十一世而下有居鄱陽德興者銅川府君為之初府君諱伯龍字仲虞紹興庚午生考水淳熙壬寅遷銅川至慶元庚申而終孺人汪氏生紹興辛未以紹定庚寅慶恩封孺人子本初本中本固本恭壬戌冬奉公喪葬宏山嗣塢塢之名嗣山之名宏若開銅川後嗣宏遠之祥者創庵遂名宏山初命僧智圓居之庵田二十畝初中益為三十歲得米六十石六

之五飯僧一賦于官山川雄秀松楸冡嵡每寒食拜墓下子子孫孫森如也抑嘗遡其初求之乎自唐天祐今四百五十餘年世代凡幾更宋淳熙以後亦將二百載吾宗獨幸繁衍如許書香道味復深遠如許上而明經公近而銅川府君不有以敷遺我後人得至是哉是故譜有初心亦有初繼自今子子孫孫皆能不失祖宗初心祿固本根益深以宏他日枝葉之峻茂又豈不益宏且遠哉然則宏山之庵之祠有初也蓋不惟譜之初而

已也山若地及墓前田元隸本初子孫後遜于本固子舉遜本中孫文煒皆不已私以歸于庵如初皇慶癸丑嘗撤是庵而新之宏敞視初有加舉遜之子文椟屢度僧能繼其初智圓不忝重建祠增田本固曾孫德常特來求記以垂永久皆可書田凡隸發源德興者悉以聞于有司具于碑陰茲不書文煒子士元從事郎蘇州判官孫五辟徹兆卿從事郎今為古田縣丞某年月日炳文記并書


乾隆御覽之寶

雲峯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峯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雲峯集卷三　　元　胡炳文　撰

序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然則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

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烏乎此其所以為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羲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遡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

諸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奥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羲文周孔之天矣延祐丙辰春新安後學胡炳文仲虎父序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

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彛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道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外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

不敢自謂能通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予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旦日新安後學胡炳文序

感興詩通序

夫子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讚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理民彝有關於世變也朱子感興詩蓋之矣明道統斥異端正人心黜末學六百三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聖賢萬古之心古今萬事之變

關焉使擊壤翁早得見之安得謂删後果無詩哉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與中庸合朱子分中庸作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不合者獨恐後之註其詩者未必皆能如朱子之註中庸耳然由此十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為行遠升高之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望日新安後學胡炳文序

四書通證序

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

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讎校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予通之後學者於予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泰定戊辰正月壬辰雲峯老人胡炳文序

程草庭學藁序

魯論曰不學詩無以言父所以詔其子也又曰小子何

莫學夫詩師所以詔其徒也是何孔門拳拳詩學如此哉蓋平其心以排遣其凝滯和其氣以消釋其鄙暴攻温柔敦厚之教而觸其易直子諒之天是詩學者能之詞詠之嗟嘆之機動籟鳴手舞足蹈悠然躍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思無邪之功居多姑即魯論一書推之學乎切磋琢磨之詩則貧樂富禮之理得矣學乎倩盼素絢之詩則繪事後素之理得矣學乎唐棣之詩則近思之理得矣學乎白圭之詩則謹言

之理得矣以之興觀羣怨而至于事父事君而至于移

風易俗而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皆學詩之能事也虞廷

上以教冑子下以化苗頑皆取諸詩是詩學者君父師

所以為教者歟異哉後世之學詩者工句法求字面較

聲韻之逆順商偶對之巧拙大抵章句學而已矣繪畫

煙霞雕琢泉石瑣瑣乎為虫魚草木寫真所謂詩者殆

與琴棋書畫等為一藝豈復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意

思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掉頭撚髭曰將效高古於曹

劉也筆於其手縱迫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雕肝琢腎曰將效俊逸於謝鮑也舉於其口縱迫謝鮑何補於修齊治平借使老語迫唐高辭嬈選以政則不能違以使則不能對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勤苦其心思巧好其言語平時矻矻讀書止資於詩而性分内事邈不相干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嗚呼孔門學詩致中和也理性情也後世學詩藝焉而已矣白樂天劉禹錫下至李益崔顥皆負詩名於唐者長恨一

歌褻語誨淫豈可興可觀者看花二絕召鬧取謗豈可羣可怨者顥娶妻惟擇美者俄復棄之益防妻過嚴人謂之妬彼謂周南召南為何事五言初李陵豈不學者而無以救叛漢降番之失八病詳沈約豈不學者而無以掩叛齊歸梁之罪彼謂遠之事君為何事蓋後世以詩為學者惟章句之末心雖錦口雖繡而身不免為狼疾人吾固斷然謂流於一藝也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草庭博聞強記用昌其詩取所作題曰學藁所謂有味

於道學諸儒之詩不唐不選未害也予不知所謂學者抑後世詩學乎抑孔門詩學乎閲其自序與諸公所為序於程子鞭辟着己皆引而不發故覼縷言之且以自警云

診脉樞機序

素問難經各八十一篇孰為要脉有七表八裏九道行於十二經絡孰為要浮沉遲數四字為要此名醫黄君存誠之説也予深然之蓋人心之病不一而意必固我

論語指其要有四人言之病不一而詖淫邪遁孟子亦
指其要有四易性復曰无疾陽生於內也又曰无妄之
疾曰有疾不可疾貞凡言疾者四其外專言疾者亦四
豫損疾在陰爻鼎兌疾在陽爻脉浮數屬陽沉遲屬陰
黄君之説正與論孟合與易合又與皇極經世書合其
書分元會運世皆以四數起日月星辰天之四水火土
石地之四寒暑晝夜性情形體雨風露雷走飛草木無
非四也人分四體病分四季脉之病以浮沉遲數四字

約之謂之不得其要可乎況經世書以易詩書春秋為四府易四象書四代詩四始春秋四時凡學者皆不可不知而況於醫子深然其說故為之序

送文公五世孫序

夫子六經生物之天地也文公四書行天地之日月也歙婺源魯洙泗之邦也初唐天祐中陶雅為歙州刺史命制置茶院府君領兵三千人戍婺源因家焉於文公為九世祖墓在連桐茶院以次墓在諸鄉凡六所在城

韋齋井公嘗云聞先君子太史公生此地時井有氣如白虹經日不絶公以紹興庚午淳熈丙申歸省墓自是凡與族人書拳拳以守護為囑水木本源之思蓋無食息不在念也至治癸亥秋公之曾孫晉臣率其姪友桂暨諸孫文明文鑑文德來歸如公淳熈故事顧瞻徘徊涙下如雨凡為他人所有者必欲復之廼已友桂文德復不辭五嶺之險控告于府壯哉此志可無愧為公之孫矣予嘗讀公之祭文有曰封塋所寄奉守弗虔他人

有之莫克伸理兹用震怛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如舊嗚呼此公告于連桐府君之墓之文也今公之孫可復以是告于連桐以次諸墓否乎可復以是告於公否乎予嘗泛觀自古暨今人家疇無邱墓其間豈無巢翡翠卧麒麟者然子孫能樹立表見於世行道之人必指異之曰此某人故宅也至有過喬木而式望松楸而拜者無他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况庚戌聖賢之生其德與天地日月無窮者哉孔林在洙泗歷代欽崇即其宅為

廟凡孔氏墓官為守禁甚嚴方今文公之學行乎海之
内外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有不崇之者况去公僅
餘百年遺風流俗兹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秉彛好德凡
有人心者同然况為公故鄉之人乎天地覆載日月照
臨水木本源斯文乎在予因公之孫之來也不無深感
焉亦不無深望焉故鄉之士皆為詩以嘉其志而其姪
孫光復請予為之序

大學釋旨序

予沉潛讀四書六十年近為纂疏集成有訛舛處不得已為通一編友朋得之則以鋟之梓予悔之早程仲文舊從予游予以其嗜學極愛之今所著大學釋旨辭簡嚴密圖明該貫視章句有所發揮於予通有所傳授識者表章之薦剡交飛將以上聞仲文年方壯學方進未已此書之出視予得無又早乎雖然知人易受知難自知尤難大學誠意章言自知之眞也仲文其益務自知庶不負識者之知乎仲文勉之雖然予年八十亦不敢

不自勉也至順庚午三月既望雲峯老人胡炳文序

贈醫者程敏齋序

儒不醫非通儒醫不儒非良醫夫既謂之儒未論物格知至一身中十二經十五絡自懵然莫之知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此儒而不醫之過患也醫而不儒其患尤甚素問難經猶吾儒孔孟或有至老未能習者脉有三部九候七表八裏九道十怪凡男女皆然褚氏遺書謂男女脉三部皆相反胡為與王叔和不同

五臟六腑應天五運六氣然六氣中胡為有兩火身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然足陽明胡為有陰市足太陽胡為有至陰若是者悉未之考悵悵然欲以岐黄之術鳴於時吾不知其可也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試之一字夫子已遂燭天下後世為醫者之弊矣而吾鄉程君雲岩則不然其先世嘗從學于程夫子之門儒學所漸宏矣遠矣夫醫不過儒道中之一事物格知至此不過格中之一物雲岩以其先世儒學來而為醫其能十

全取也固宜敏齋繼志述事恂恂篤實博極羣書所全活甚衆不酬亦不顧且膀其門曰貧無力者與診脉施藥噫吾前所謂儒而醫通儒也雲岩翁有焉所謂醫而儒名醫也敏齋其有焉予以為世之為醫者不能皆如是也故表而出之

送李生詩序

繇祁之孚溪抵婺源餘二百里途多嶺平阜尤險絶李生孟善不憚登陟問學明經凡射於百步之外者有志

必中孟善有志矣臨行有詩别其父父子相為唱酬丁寧訓飭之意溢于言外置之戒子通可也予每嘆世之為人子者盛意氣無詩書之志不可教為人父者矜勢利無道德之味不肯教為人師者弗克邃於詩書而澤於道德者不能教孟善父子如此又不憚遠從師教可立學當可成然學之成不在志氣大鋭之日而在功夫有常之後六經言學自書說命始不能遜志失之亟不能時敏失之怠不亟不怠庶乎有常矣孟善之父字子

常歸試以予言質之必以爲然凡所得詩若干首衆屬予爲之序

晉卿山居圖序

此圖晉卿閒居所也予老矣於人家多見四五世晉卿又交之深者其大父梅趣翁爲予丈人行父庭竹生後予兩月予爲雌甲晉卿年未五十付家事其子觀書暇輙携孫花底婆娑自得其心予深知之居有溪先世創橋其上久而圮晉卿新之述先志也鄉人題曰孝善諸

溪水字魚數百尾自題曰濠觀樂莊樂也蒔菊多異種題曰霜傑晚香自況也又有軒曰深峥古稱蓮與竹皆以君子竹比節蓮比德也環居皆山山最深處一室題曰内樂盖自梅趣翁以來家世皆樂善不倦西銘曰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晋卿之孝之善不徒在橋而在乎心此圖能寫其居之景不能寫其心予故為之序

送知州范朝列序

昔西山眞氏以廉仁公勤四字為官箴世道不古吏習

益偷能踐斯言幾何人哉廼今於太守范公子誠見之
公初以眞定儒選歷仕守台之黄巖毁淫祠摧豪富恤
孤窮政聲甲江左爲婺源未半月即以民病陳于府必
得請然後歸門絶餽遺糴導市估所食者繡溪之水而
已民以是信公之廉均賦役而富室不得容其姦嚴信
牌而走卒不得肆其毒兩造在庭諄諄開辟不翅父母
於子豪奪歸疆强梁縮手六鄉無一吽𠾱𥳑突者民以
是懷公之仁左右無私人人無敢干以私搜龍舟三十

六為通濟橋小人無敢怨者民以是服公之公黎明視事或至日昃乃已不迫不苟事至立決庭無留訟民以是知公之勤常情立已於峻者羣怒之所歸今官無長貳咸欽其能得齊昕之心者莫諧巨室之意今民無富貧咸德其惠考績三載者或無可書今六七十日間而五萬人家已藹然有春意凡此皆廉仁公勤之效也淹之歳月所成就當何如昔鮮于侁在任司馬温公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哉予於范公子誠亦云

感欽之餘不勝係戀筆之為序以送焉

送醫士葉可翁序

醫家八十一難經世所共宗讀難作去聲者非是畨名醫葉可翁予雖未嘗面其人固已心識之婺源樂平鄱郡士大夫往還稱可翁不置口醫數難可翁皆能之夫醫嬰兒尤難昔鄭端友全嬰集吾鄉訥齋程公刋于泉司序之曰大學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蓋以赤子不能自言非以至誠之心求之癢痾疾痛莫可致詰陰陽虛實

翁忽變移豈非大難事翁兼大小方脉而用心皆出於至誠難也醫之中灸難鍼尤難必如允濟得之異人孕婦有腹偏左鍼左手指輒正有脫肛者鍼頂心輒愈有傷寒欬逆食不下鍼眼𦟛輒能食必如陳了翁得之天闕依夢中紅點鍼合浦病者無不奇中翁鍼法予未知其何所從受然聞淺深得宜全活甚衆又難也醫者不計貲發藥難不取貲施藥尤難山谷嘗題名醫之門曰能持陰隲以行醫不以人命而試藥吾鄉明遠江公自

題其門曰務陰隲以行醫重人命而施藥夫不以人命試藥而施人以藥如江公者世所甚難而翁亦能之玆又難也凡此數難事視彼之規規於利以臆度之心投嘗試之劑者奚啻萬萬予安得不表而出之以為世勸然予患脚氣昔歐陽文忠子朱子皆病此朱子以鍼愈歐陽以吸氣自頂至踵愈不知翁能以是施之予否也然前所難者翁皆能之諒能愈吾此疾不難也故予既撫其難者公傳道之而末復致私請焉

竹間詩序

歙汪君孔昭遂於子平之學去年寓杭名卿士大夫咸敬之今年訪予山中所得竹間詩甚多俾予為之序詩皆詠竹不知竹正與其術相似種竹用辰日或用醉日尤良子平命以日干為主臘月種竹無不活以茂子平命以通月氣為上昔竹林七賢詠之者去其二山王以官累故也豈阮咸輩見官而不有官子平則見官傷官者歟且其所至凡術皆辟易不敢喘猶有竹之處衆禽

不敢喧也山中留凡一月每與談清風襲人於其行也遂為竹間詩序

俞氏新居靈芝詩序

天歴戊辰永川俞君濟遠新居成芝生楹之東詩之者衆至順庚午始以示予予按本草芝有六色皆堅實芳馨叩之有聲又按漢舊儀芝有九莖金色緑葉木實夜視有光漢史所載齋房銅池之芝感以人而天應之者也豫章所記新昌之芝感以天而人應之者也其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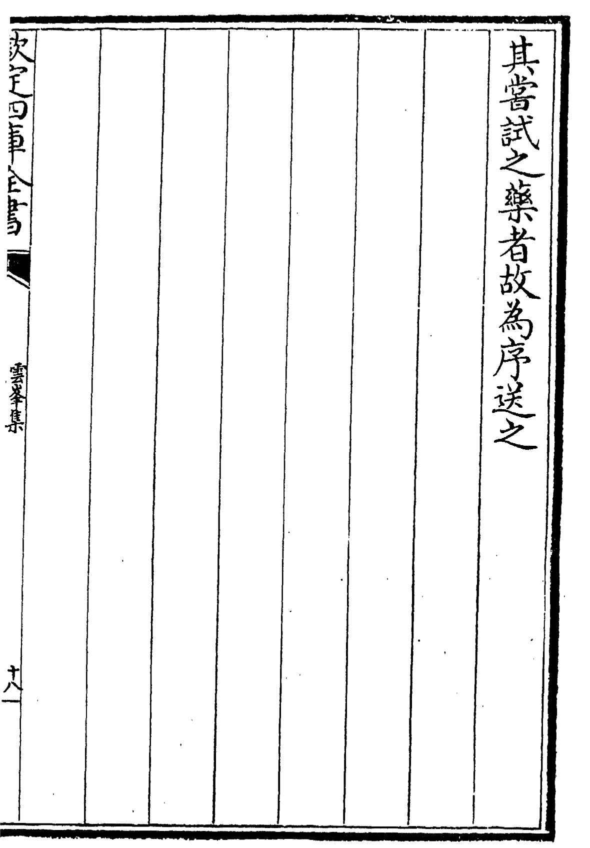
節文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虚其應予所望於俞君父子者亦如是人家有佳子弟幼而聽其聲知其為英物長而挹其光知其為茂異此非堦庭間天然秀出之芝乎為子弟者又能孝弟以培其根以達其枝以英英之人物為炳炳之勲業是芝也不特叩之有聲而能蜚英聲於當世不特夜有光而實邦家之光也九莖六色云乎哉况徳與氣相符人與天相應先知之祥又當層出而未已也予所望於俞君父子者豈少哉新

詩視戊辰所得多佳者不少且太守穆如史公倡之予敢不為之序是年秋七月既望同郡炳文書

送醫人胡芳崖序

易復彖曰无疾豫六五曰貞疾无妄九五曰无妄之疾損六四曰損其疾兊九四曰介疾復之无疾一陽方生於下也餘言疾皆於外卦見之盖陽在内則无疾凡疾皆有感於外者也凡言疾者四有喜者三不死者一聖人好生之心可見至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試之一字

其灼見後世為醫者之深患乎黄山谷題孫氏藥室云
常持隂隲以行醫不以人命而試藥醫之能如孫氏幾
何人哉嚴溪胡氏世醫芳崖廉儒故其藝益進且持心
甚平易診人脉十數年休咎能預知之富春有吳子賢
者病頭痛日數發發輙以帛係其頭命左右極力拽之
乃小定衆醫以傷寒治弗效芳崖曰此腎厥也衆醫皆
笑芳崖進蔥涎圓立愈他類是不一予苦脚疾服其藥
不兩日亦輙愈予以是深知其人非以嗜利之心而行



其嘗試之藥者故爲序送之

雲峯集卷三